

南瓜花

PUMPKIN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士兵的
故事

Matti Friedman

[以] 马蒂·弗里德曼——著
熊依旆——译

中信出版集团

Matti Friedman

[以] 马蒂·弗里德曼——著
熊依旆——译

南瓜花

PUMPKIN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士兵的
故事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以）马蒂·弗里德曼著；熊依旆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Pumpkin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ISBN 978-7-5086-6898-7

I. ①南… II. ①马… ②熊… III. ①纪实文学-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201 号

PUMPKIN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Copyright © 2016 by Matti Friedma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Deborah Harris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著 者：[以] 马蒂·弗里德曼
译 者：熊依旆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898-7
定 价：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中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地处中东的小国家，以色列。其 800 万的人口大概抵得上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书中的故事描写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一场小规模战争。彼时，以色列士兵驻守在邻国黎巴嫩，他们同真主党这一伊斯兰教极端组织的游击队作战，并目睹中东一步步走向了今日灾难性的局面。在那场战争中，我作为一名基层士兵，驻守在一个叫作“南瓜山”的军事前哨。

2000 年从部队退伍后，我以为那段经历只对我个人才重要。但后来我开始认为，这些经历实际上对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很重要。从某种程度而言，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而同样被遗忘的，还有它带给我们的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教训是：糟糕的决定会让我们付出代价；军事力量有其局限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教训：我们不可太过乐观，期望

能与阿拉伯众邻邦在未来更为和平地相处。我自觉这些教训值得反思。同时，我以为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并非无关紧要，他们值得被我们铭记于心。相较于小说文体，这一故事似乎更适合以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来讲述。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不仅可以传递那个时代的情感，表达我们这些经历过当年战事的人心中的感受，而且能实事求是地描述发生的事情，保留真实的人物与地点，就我们所见证的那些事件而言，还要将其真实的政治背景涵盖于书中。

然而 2001 年以后，当我眼看美国的战争相继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展开，我意识到自己在黎巴嫩的经历也许不仅对以色列人或者关心以色列的人们才有意义，它可能也会引起一般西方读者的关注。如今不难看出，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在黎巴嫩的小型战争，仿若 21 世纪全球战事的序幕——以色列初尝了这种战争的滋味，而从现在开始，其他西方国家的军队将把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一种战争呢？敌人常常没有穿正式的军服；敌军组织亦非敌对国家的政府；冲突中的胜利与失败模糊不清；甚至不存在明确的战斗前线；在这样的战争中，摄影机所发挥的影响力常常要甚于战斗机。

当得知这本书将有中文版本面世的时候我喜不自禁，因为我想这意味着书中的故事有其世界性的一面。即使读者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家，即使我们身处的文化环境截然不同，这本书也许依然能打动你。年轻的人们应征而战，离开以后，等到再回

来时，有的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而有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令人遗憾的是，这是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之一，甚至早在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篇诞生之前，它就已经出现了。《南瓜花》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境。但归根结底，这本书写的是年轻人。倘若中国读者能在书页间发现自己与这些士兵共有的人性，同时在我们的故事中有所获益，那么这本书的成就已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

马蒂·弗里德曼

2016 年 7 月

于耶路撒冷

英文版序

山丘上的夜晚总是出奇的漫长。夜幕下，暗影在巨石间掠过；灌木丛中显出人的形状；朦胧的迷雾悄无声息地蔓延，愈渐浓厚，直至挡住所有哨兵的视线。有时轮到你守卫其中一个哨岗，你觉得过去了一个小时，看看手表，却发现只过了五分钟。

狡猾地隐藏路边炸弹，急促地进行火力压制，发射火箭弹穿透哨岗墙上的狭缝，所有这些敌人都无不精通。而我们的专长，是等待。倘若诚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写满那几千页的，将是出于疲惫和无聊而生发的白日梦，以及飘忽不定的千思万绪。只不过每隔几百页，一场猝不及防的悲剧会将其打断。接着，是更多的等待。

夜晚时分，四个哨岗处，四名哨兵分别待命（这些哨岗从来不会缺乏守卫）；坦克里，四名乘员等待着，搜索接近堡垒的途径；户外的矮树丛中，伏击队员一边用耳语交流，一边相互

传递饼干，等待着敌方的游击队；在放置电台设备的房间里，两名士兵拿塑料杯喝着咖啡，等待信息传送过来。

每天黎明初露之前，总会有人挨个唤起所有还未醒来的人。睡眠惺忪的小伙子们从三层床铺上爬下，费力地穿上衣服并佩戴装备，然后在下巴下扣上头盔的松紧带。现在，所有人都应该准备好了。起初，黎巴嫩还是一片漆黑。但很快，透过军事伪装网上的窟窿，你会看到天空开始明亮起来。有时，透过第一缕晨光，你会发现山谷间的云铺天盖地，而南瓜山则像藏于一片雾海中的岛上城堡——像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地方，又好似全然超脱世俗之境。那个时刻蕴含着一种使命感，一种存在于我们战友之间的紧密联结，还有一种无法听清的声音。现在我明白，那种声音就是死亡的可能。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部分的意识怀念着那种兴奋，但剩余的意识则明白，这是不明智的。

这个仪式是每日的序曲。原本，我们可以剔除任何不必要的音节，称它为“清晨警戒”，或者其他让人记不住的军事术语。我们也可以将它简化为首字母的缩写，就像部队的许多用语一样。但不知为何，它的名字一直都是“伴着黎明就绪”，从未变过。这是个奇怪的短语，而它最初的希伯来语表达方式也同样奇怪。在我们身处的残酷无情的环境中，它似乎在提醒我们，事物除了实用之外，还可以有其他色彩。这个用语代表了一种哪怕是在部队中有心人也能体会到的诗意。

“伴着黎明就绪”的时刻，意在唤醒我们已然松懈的感官。在一天开始之际，用这种方法来刺激守卫部队散漫的注意力。据说，游击队喜欢在这个时间突袭前哨。但我在那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过。我记得在周围晨幕拉开之时，我站在战壕里，努力提醒自己别忘了敌人就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然而却发现自己的思绪游离到了景致之中。那一刻，越过盘绕的电线，一切开始分明起来：悬崖绝壁和长满青草的斜坡；群山周围均匀分布的村庄；从我们山下淌过并涌向地中海的河流。万物是如此沉静，以至于我感觉能听到山丘在对我说话。山丘在说什么，当时我并不清楚。但现在，我相信它说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有“你为什么不回家？”

多年以后，那座山丘依然在对我说话。令我惊讶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声音并没有渐行渐远，反而变得愈加响亮，愈加清晰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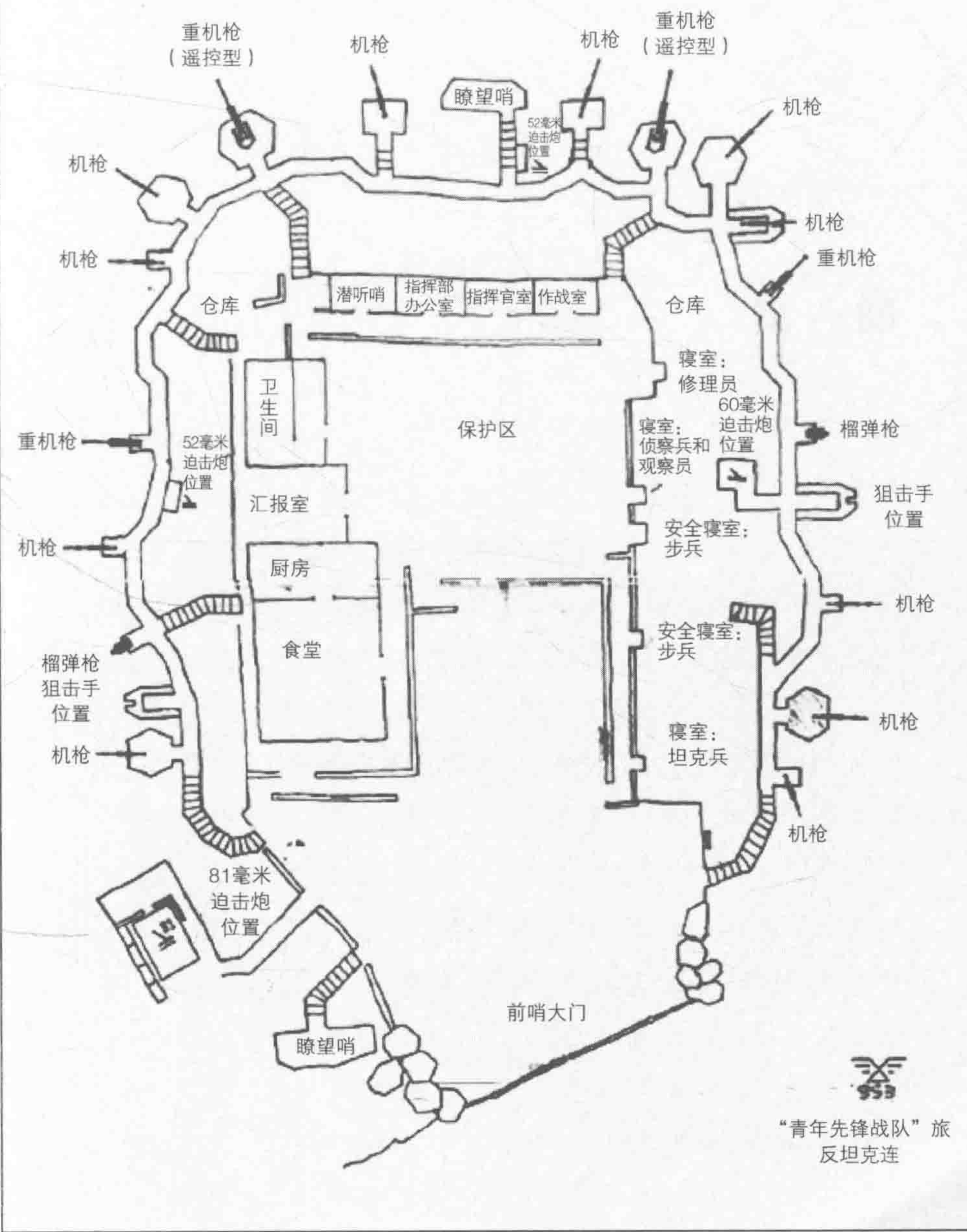
这本书写的是一群年轻人的命运。他们高中毕业之后就参与了战争——一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一场被遗忘的战争。尽管如此，它在21世纪初春的一个夜晚结束之后，依然以其沉静的力量回响在我们的生命中，回响在我们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命中。倘若有人想要探寻中东今日局面的起源，深入检视这些事件会让他颇有所获。

本书第一部叙述了从1994年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地点是以色列军方的一个前哨，我们叫它“南瓜山”。士兵阿维在我

之前去的那里，我们通过他的视角来认识这些事情。第二部介绍了两位平民，那是两位母亲，军方战略因为她们发起的抵制而受到干扰。第三部记述了我自己在山上的时光，以及在前哨最后的日子，我的几位朋友所经历的事情。最后一部讲述了在这些事件结束以后，我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经历而回到黎巴嫩的故事。

“伴着黎明就绪”后来成了我的默想时间。环顾四周：你在哪里？为什么会在那里？还有谁在？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做什么？这是个如此重要的仪式，形成于我人生如此重要的时期，以至于这种意识模式变成了一种本能，就像婴儿知道要在水下屏住呼吸一样。我仍然常常陷入这种默想之中。现在就是如此。

南瓜哨地图 (1998 年 12 月)



战士们每人都会领到一张这样的南瓜山地图 (1998)

目 录

中文版序	1
英文版序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91
第三部	125
第四部	195
资料来源	254
致谢	278
附录：中英文对照表	280

第一部

1

军营建在废弃公路附近的沙地上。院子里，小伙子们列队站齐，差不多有 300 人。他们头戴遮阳帽，帽檐耷拉着，看上去像是从柏油碎石地面生出的绿蘑菇，一幅漫画式的场景。军事题材的写作惯例，似乎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把他们形容为“男子汉”。但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只是孩子。

有人拿着一份名单宣读起来。名字被念到的 24 个陌生人将会组成工程兵排，至少军队文员应该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而事实上，那一刻真正决定的，是这些年轻人的生命进程，以及（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生命的长度。是什么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是遥远的办公室里表格随机排列的顺序？是他们的家庭教育和少时的志向？还是他们的民族在 20 世纪末让人讶异的历史进程？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人会被淘汰离开，而另一些人，从此刻开始，他们的命运将紧紧交织

在一起，再也无法与处于故事中心的那座山头分开。那是 1994 年早春，当时的流行歌曲唱道：“你是否真的，是否真的，是否真的无法相忘？”是的，你就是还记得。

阿维也站在队列里。他比大多数人矮，也比大多数人壮。阿维黑色的眼眸闪现着好斗的光芒，可以看出他比大多数人更为叛逆。他怎么会出现在这群年轻人中间？他讨厌权威，而这种讨厌也是相互的。这种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以色列总统造访了他们学校，学生要向总统鞠躬致意。但阿维拒绝了。于是老师请来家长，可阿维说他不愿意鞠躬。或许因为在书本上花了太多心思，阿维的故事听上去可能受到了《圣经·以斯帖记》中末底改这个角色的启发。^{*}而当时的阿维，只有七八岁。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这样的事情一再上演。征兵日之前的几个月，他本来应该好好学习。但有一天，父母发现他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学校外面坐着，一边抽烟，一边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独来独往。应征服三年兵役的时候，阿维 18 岁。然而早在之前的许多年，他就已经养成了站在一旁观察所有人的习惯。他观察的对象，还包括他自己。许多年之后，阿维的朋友们才能够借着时间的距离去理解部队

^{*}《圣经·以斯帖记》中有这样的经文：“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末底改不跪不拜。”——编者注

中发生的事情，他们才能够看清自己在这些混乱的事件当中所处的位置。但是在当时，他们是无法看清的。阿维却可以，而这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变得更轻松。

当时我还不认识阿维。即便认识可能我也不会喜欢他。但现在我很庆幸发现了他，不只是因为他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在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也不只是因为他代表了被战争改变和碾压的人，还因为如今在遇见了太多的人之后，我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阿维对部队这样的体制心存怀疑，而他所经历的事情，证明了他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等级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藐视者。阿维曾经向大家宣布，有一天他会移民到爱尔兰，谁也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个玩笑。但他并不逃避自己的职责。因此那一天，他穿着陌生的衣服，与其他陌生的面孔一起，站在军营的院子里，听别人念起自己的名字。